



刻呂氏讀詩記序



陸心源海山堂藏書

余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
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
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註疏以纂言
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
之巧研精殫歲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
積之悟綠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
考據之精茲余之所甚愛焉廼柱史應
臺傅公刻于南昌郡刻成或問余曰今
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



詩序
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
三百篇微詞奧義藐哉遐矣齊魯韓毛
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註疏
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
迷而導之往也譬則炬與幟也呂宗毛
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
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
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
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
審同以求異定故刻呂氏以存毛翼朱

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
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
焉首訛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
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
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
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寔微
又奚為莫之慨也夫去古近者言雖曠
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
冢尺雖斷可定鍾律毛氏殆未可輕訾
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

其釋鴟鴞合金滕釋北山蒸民合孟子
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
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
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
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
傳據證驗不可廢者是故刻呂氏以存
毛翼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
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
人續成之茲又斯文之遺憾云

嘉靖辛卯孟冬既望古鄆陸鉞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敘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
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
述之類今皆不孑則推衍毛說者又釋
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
譌鍾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
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
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
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濶得失有不能
同然白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

詩經
一
迺可得而尋繹蓋不得講於齊魯韓氏
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
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
紜爭立門戶竊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
者竊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
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
綱首尾談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
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
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
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

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
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意也烏乎
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醇厚
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
之旨其度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
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
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
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
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
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

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烏乎伯恭父已
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
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
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
卿而宗卿將為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
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為之說因
拜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
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尔淳熙壬寅
九月己卯新安朱熹敘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
卷之一

綱領

詩樂

刪次

大小序

六義

風雅頌

章句音韻

卷秩

訓詁傳授

條例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芣

艸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麇

何彼穠矣

騶虞

卷之四

變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東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蟇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十篇

淇澳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艷國風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摯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十一篇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載驅

盧令
猗嗟

敝笱

卷之十

魏國風七篇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之十一

晉國風十二篇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鷦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卷之十二

秦國風十篇

車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之十三

陳國風十篇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卷之十四

鄆國風四篇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卷之十五

曹國風四篇

候人

鴉鳩

下東

卷之十六

豳國風七篇

七月

鴉鴉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十七

正小雅八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杖杜

魚麗

卷之十八

正小雅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十九

正小雅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之二十

正小雅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山

卷之二十一

正小雅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之二十二

正小雅

北山

無將大車

小疇

鼓鍾
甫田
裳裳者華
楚茨
大田
瞻彼洛矣
信南山

卷之二十三

正小雅

桑扈
車牽
魚藻
苑柳
采椒
鴛鴦
青蠅
頌弁
賓之初筵
角弓

卷之二十四

正小雅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采芣
白華
漸漸之石
采芣
采芣
采芣

卷之二十五

正大雅三十一篇

何州不黃
文王
棫樸
皇矣
文王有聲
大畷
早麓
靈臺
思齊
下武
絲

卷之二十六

正大雅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洞酌

板

卷之二十七

正大雅

蕩

雲漢

韓奕

瞻卬

卷之二十八

周頌三十一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假樂

卷阿

公劉

民勞

抑

崧高

江漢

召旻

桑柔

奕民

常武

烈文

我將

思文

卷之二十九

周頌

臣工

豐年

騶

或

卷之三十

周頌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天伦

時邁

昊天有成命

執競

噫嘻

有瞽

振鷺

潜

載見

有客

小苾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般

栢

賚

卷之三十一

魯頌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闕宮

卷之三十二

商頌五篇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錄終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毛氏

艷氏 康成

孔氏 安國

陸氏 機

何氏 休

杜氏 預

郭氏 璞

韋氏 昭

韓氏 愈

明道程氏

伊川程氏

橫渠張氏
成都范氏
滎陽呂氏
藍田呂氏
上蔡謝氏
龜山楊氏
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
眉山蘇氏
后山陳氏
臨川王氏
永嘉陳氏
延平羅氏
武夷胡氏
建安游氏
河東侯氏
河南尹氏
南豐曾氏
元城劉氏
三山李氏
長樂劉氏
莆田龔氏
永嘉龔氏
長樂王氏

山陰陸氏
渤海胡氏
什方張氏
導江鮮于氏
董氏
徐氏
丘氏
南軒張氏
晦庵朱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周易
尚書疏
韓詩外傳
周禮
大戴禮
小戴禮
禮記
儀禮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孟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揚子
管子
韓子
淮南子
孔叢子

文中子

西漢

說苑

釋文

白虎通

陸氏艸木疏

胡氏春秋傳

杜氏左傳注

韓文

左太冲三都賦

史記

東漢

說文

水經注

杜氏釋例

鄭氏詩譜

呂氏春秋

國語

崔靈恩集注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用書目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長樂郡
振鐸西
詩經



論語詩三百一害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

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

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

王之澤益濼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

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

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

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擊鼓怨上之

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

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

其危難以風馬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

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得言而可知也

其與憂愁思慮之終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

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觀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濼。○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闔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然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所以明理。

也。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間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間詩，間禮，又間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上蒙問曰：詩云：替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替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尔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趙兮，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

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趨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趨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文中子子謂薛收曰管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屈言之詠歌

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也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立雖有佞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立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於刺美也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立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利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處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賢平易不要峴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癸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暇之類不可以謂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蓋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

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坐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波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人曰明道嘗談詩竝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機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

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叶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

於宮商則為聲聲叶律呂則為律○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

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

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

武○樂師凡舞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

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澈帥

學士而歌澈注云澈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

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

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者○瞽矇掌九德六詩

之歌以役太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而其器

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

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

聲八音之和欬自雅頌之興而所永衰亂之音

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為設禁焉

儀禮醜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

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

越卿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艸蟲之前孔氏

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醜駘

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夔禮工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笙秦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更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遂歌毚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繁采蘋大師告弓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
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上奏狸首以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
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
氏曰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
于君所以蕤以射則蕤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
繁今詩篇名狸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
孫穆子聘于晉晉倬公享之樂及鹿鳴之三而
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
肆夏繁遏樂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
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

也今伶蕭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
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
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
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
必諮於周敢不拜敬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
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
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
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
矣○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
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勤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士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底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底言之底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猗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蒲對反鄘衛曰美哉淵兮憂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兮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龜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太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望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
魏曰美哉泂泂扶弓反乎泂泂中庸之聲大而
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鄒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熈熈和樂
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
歌頌曰望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墮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
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於魯
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或雅頌
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

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
歌者使人繼其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
叔寄劉凡伯壽書其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
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
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
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漢

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

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

焉有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公

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

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

分公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

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

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歐陽氏

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古詩雖多不容十

分公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詩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

便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

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經

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

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艷齊幽秦魏唐陳

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

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艷齊魏

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

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艷氏詩譜次第也孔

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鄆之地而國之先譜鄆事

然後譜鄭王在幽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去故

耳

一
卷
一
十
彊氏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
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
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
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
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
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
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
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
成功其敘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
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
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
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
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

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
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
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
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華
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體其
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
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
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
止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
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
王之制苟能守之凡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
王畿之內亦不能保艷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
遂自為剝國故次以艷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

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望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灋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

人之道絕則危亡望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和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孔子曰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望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

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
頌之有魯益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
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
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
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
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
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
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
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
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
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

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
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
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
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
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
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
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
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
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
氏曰古之爲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
自見於世况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

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倫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古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滕那之爲祀成湯殷成之爲祀高宗方其佗時無義以示後古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云詩亡道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章掌土鼓鼙箛中音仲春書擊土鼓欲

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祖餼鼙雅擊土鼓以樂田畷音俊國祭蜡反則餼鼙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鼙風六章云是謂鼙雅卒章云是謂鼙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一詩之中益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歎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佗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風之所以賦比興爲

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賊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賊比興為之既見賊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賊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賊居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賊艱氏周禮注曰賊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賊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賊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爰是也○呂氏曰賊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凡艱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重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麇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雉鳴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喻之各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已心諸舉艸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况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賊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托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雉摻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

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
全不取其義理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
常虛下句常實則可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其事○

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

興差少無隱諷諄諫巧故曰雅者正也○又

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

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魏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

為字訓容漢書志曰

善容容字作此頌字

曰頌稱美之言也

君子

不可諛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
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
氏曰頌者稱美之詞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

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於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艷成詩譜序文或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佺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位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之

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佺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為風

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艷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

之歎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其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失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奠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侂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

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攷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歟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佗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佗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

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話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辰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倫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帙

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

與經連故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忠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話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話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話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為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燕韓王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倫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皆為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李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立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艷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欬則小毛公名

萇也吳陸璣州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尅李尅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鄉孫鄉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釋文曰吳太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問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貫辰卿辰

卿授解延季延季為阿武令授徐教授九江陳俠陸璣州木疏二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

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艷眾賈逵傳毛詩後馬

融倫毛詩傳艷玄倫毛詩箋釋文曰鄭文倫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

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

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中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艷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謫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侃侃丑良反於太聖人千百季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左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辯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卽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闕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諸家或未備頗以已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
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
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
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
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
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
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豳以北

則皆為德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佗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佗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荆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

美陽縣孔氏曰縣言太王遷於周原閔宮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治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弃為唐虞后稷封於郃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駟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奭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

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二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子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治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黨酒孔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

也夔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

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是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

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踈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洽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馬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
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
反刺上李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大
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
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
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
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福鳳反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孔氏曰風之本出

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一國之事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
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
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
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
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
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
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
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

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
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
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
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
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
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
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
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配惟后配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
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
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傳

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
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
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
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
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
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
齊魯韓三家著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
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
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
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
門繫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謂關雎說
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

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窈窕烏了反窈發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鵠類也今汝東人呼之為鵠揚雄許慎皆曰白鵠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雉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雉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列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間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雉之德是幽間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

好匹○揚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雉之詩詩人以與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雉鳩為何物知雉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間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間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雉且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雉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行菜發興至於雉鳩之和鳴行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風之義易見推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

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顯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今反差初宜反行衛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姜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也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紫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注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

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氏曰荇擇也董氏曰荇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荇以姜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荇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衰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

何其勿憂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歎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敘稱

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締紘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也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璣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采蔟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

言葛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獲胡郭反為絺耻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數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

紘紘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

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數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

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斲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

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

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之昏禮曰

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婦亡俟反纚山買

反笄音鷄綃音消汗煩也鄭氏曰煩煩擗之用功深擗而專反○釋文曰猶接紗也○王氏曰

治汗曰汗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禮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朱氏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

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二章章六句

卷春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

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軒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臬耳亦云胡臬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臬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擗本草即蒼耳頃筐番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敬筐也○邱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

深也。○毛氏曰：懷思宜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宜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劉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虺，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虺，人君黃

金罍。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晉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甔，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

必為罰爵也。鄭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于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痛，音鋪矣。云何吁矣。

孔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瘠病也。痛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砠，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糾反。木葛藟，力軌反。繫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繫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眾妾，則眾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繫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繫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

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
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呂氏曰荒成覆也 鄭氏曰將
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 釋文縈作帶曰本又

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 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
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
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
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蝢也 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
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蘇氏

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
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 王氏曰詵詵言其生
之衆 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 〇

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
衆 〇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摯摯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摯摯和集也 〇王氏曰揖

揖言其聚之衆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
此次而起已化則齊聚薨薨然有聲所飛復歛

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蝨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乱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

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

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

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蕢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

為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彞性則固有不信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剋剋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罟也

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

氏曰找謂櫟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找

聲剋剋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

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

此椽找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

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

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

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睢

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

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剋剋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逵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

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

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

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音浮音以後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蝨斯唯言不妬忌若采芣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

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

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

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

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

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

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却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

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禰戶結

反之

毛氏曰結覩社也扱社曰禰說文曰禰以衣社

扱物謂之禰扱初治反。朱氏曰結以衣貯之

而執其社也禰以衣貯之而扱其社於帶間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遺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

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

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但伦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既尔潜行為泳永長方澍也郭璞曰小筏曰澍筏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新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荆○張氏曰刈楚刈萋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萋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萋萋蒿也江東用羹炙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女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

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雷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

縣大孟山至汝陰襄信縣入睢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

枚惄飢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役役於外

婦人為樵新之事○爾雅曰汝為墳又曰汝有

漬董氏曰謂大水溢出荆為小木故知墳當作

漬郭璞引遵彼汝漬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為

漬也○釋文惄作憇曰本又作怒

遵彼汝漬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也遐遠也

○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季矣言將見君子不逮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頰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頰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

○長樂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是

時紂存○漢廣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詩

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

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去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去公子以下敘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去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手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南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

亦作趾

麟之定

亦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額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有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揚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立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音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寐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鳴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末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鳴鳩之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鳴鳩之養其子平均

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德如關雎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此意 鳩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說出於毛公之後決寐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毛氏曰鳩鳩結鷦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

成巢孔氏曰鳴鳩結鷦郭璞曰今布穀也。歐

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絕異惟今人

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

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

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

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

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榮陽公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鳩居鵠之成巢非取鵠之強而不淫知歲之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鵠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鵠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程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婦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鵠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蓬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者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

還婦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

裼此周禮所謂女第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
髡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
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
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公事
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繁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艸蟲趨趨記歷反阜冬蝨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

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艸蟲常羊也孔氏曰釋
蟲云艸蟲負蟻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

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蘋
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難蘇其一種莖大
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
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
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
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
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
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
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楊此周禮所謂女第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
髡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
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
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公事
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芻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
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艸蟲趨趨記歷反阜冬蝻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救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
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艸蟲常羊也孔氏曰釋
蟲云艸蟲負蝻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

短如蝗也青色趨趨躍也阜冬蝻也孔氏曰釋
蟲云阜冬蝻蝻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

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冬蝻躍

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

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

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

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

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

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耻

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龍也孔氏曰蕨龍釋草云舍人曰蕨

一名鱉。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庶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禮度也。能循禮度則可以承先祖，其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逐

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蘋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難，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

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濃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鶉之願師古曰鶉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敘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

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持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繫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濃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辯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蕪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尔皇甫謐云文王之庚子按左傳富辰言又之昭十六國無蕪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戾蒲昌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曹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縣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璣州木雖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鄭氏曰戾州舍也朱氏

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艸舍耳非真作舍也○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度甘棠之下以
受民訟○左氏曰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度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
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
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
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
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起例反

毛氏曰憇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
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說舍也○釋文曰
說本佗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
事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
濡已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寡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確也孔氏

曰鄭異義駿云鳩者囚證於鳩核之處確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

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遺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
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之男召我而
獄不以室家之遺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
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
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
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

○山陰陸氏曰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氏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
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險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

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

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
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孔氏曰

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

總為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

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

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

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

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

不然而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思遽之

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純作它曰本

三卷

或佞蛇佞地曰本又佞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忙而後

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而去其

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

大衮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

稱革絨絨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

之界絨因名裘縫云絨五絨既為縫則五絨五

總亦為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

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

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靈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

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

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遑斯莫敢或遑振振音

真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

此君子也遑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

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

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遑斯斯此所也歸哉歸

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

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

也再言婦哉者欲慎其婦以復命也逮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婦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婦哉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尺至反振振君子婦哉婦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管者睨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

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義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鶴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睨人覩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庚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

庚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

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季難久而懼

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棣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我庚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

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王夫曰：不擇吉，標有梅頃，音傾，筐暨計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墜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灼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

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喝，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嚙，釋文云：味謂之柳，則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畱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昴畱也孔氏曰言物成

就保畱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禮記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袍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姊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姊媵先是

士有姪姊但不必備耳陸大記大夫撫姪姊是大夫有姪姊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姊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充之子姊女姊也姊尊姪卑

董氏曰江沱媵沱媵今詩敘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

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

董氏曰汜石經作涇說文引詩作涇蓋古為涇

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

所處也范氏曰處勝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

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澗漢

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

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

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

州皆有也○鄭氏曰嘯感口而出聲猶既覺自

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

歎矣劉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憑

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

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

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

則相歡言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音五句

野有死麇俱倫反惡鳥路反霖禮也天下大亂強

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

禮也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麇麇也孔氏曰纒

人注云齊人謂麇為麇○毛氏曰白茅取潔清

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麕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末尊反東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樸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樸心孫炎曰樸樸一名心某氏曰樸樸斛樸也有心能溫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野有死鹿廣物也東猶包之也

以樸樸為禮意其若致新芻之饋之類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悅始銳反兮無使旼美邦反也吠符廢反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中也

孔氏內則婦事舅始佩紛悅注云悅拭物之中旼狗也說文曰旼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寐驚我之尤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與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

有為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

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天下王后一

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

等謂車乘厭翟服則榆翟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

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榆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移音移也孔氏

曰郭璞曰移似白揚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

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禮盛也言何彼戎戎而

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

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

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

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或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

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

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

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

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

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

知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駟虞鶴巢之應也鶴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度類蕃殖菑田以時仁如駟虞則王道成也強氏曰仁如駟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駟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揚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駟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麟趾關雎之應駟虞鶴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歎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犯百加反于嗟乎

駟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艸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北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犯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犯言禽獸之衆多駟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駟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艸。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者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一發五縱子公反于嗟乎駟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縱爾雅曰豕生二縱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菑田之時蓋曹子栢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艸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犯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度類蕃

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思足以及禽獸者皆可
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
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始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四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
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
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
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
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作書紀年
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
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

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
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
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
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
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
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
變風始佗佗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
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
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拍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
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張
氏曰不遇非不逢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
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
汎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

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教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拍木宜為舟耿耿猶微
傲也朱氏曰耿耿小眊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
無酒可以教遊忘憂也

汎彼拍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
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
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

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

朱氏曰鑿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
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
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愠于羣小觀古豆反閔既多受

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標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歐陽氏曰愠于羣小羣小愠仁人也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眾而君子獨君子憂向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眾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

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昃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太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賤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

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尔反，無訖音尤兮。

毛氏曰：訖，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締，裕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敝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
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蕤蕤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
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
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伯詩見已
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
君矣敍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賢之說者
失明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蕤蕤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蕤蕤鳥郭璞曰齊
人呼鴝曰蕤卽今之蕤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

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婦宗也
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
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
至野與之訣別已畱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
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蕤方春時以
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
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蕤蕤以興已
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
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
立詔云未止人不吞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
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蕤蕤于飛頡戶結反之頡戶卽反之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瑳瑳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
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

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鳩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

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
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

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
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

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虐
戴嬀之

太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
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李

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
君之故而以勵已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瑳瑳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已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

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

自責而已至日月之化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
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答於先

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

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遺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成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度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

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侵而不能

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教左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教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鄭氏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止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上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程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

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

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於計反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曠王氏曰曠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曠者言不旋日而又曠也

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

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嚏作走曰本又作嚏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

之辭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靈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曠曠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

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曠

曠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正可待至於曠曠之陰虺虺之

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

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

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

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

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代鄭以結陳宋

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

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曹氏曰鏜然

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

師動眾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

所勗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

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役軍南行伐鄭○李氏曰

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

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

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鏜說文亦作鏜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鄭邑以賊與陳蔡從憂。心有仲憂。心仲仲。欬。○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壅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處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

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若結反。闕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

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

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

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

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

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章旬韓詩作夏

夏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

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繼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

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天天盛

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天天則風

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暱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新其成就者暱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

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

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公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

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

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

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覲胡顯反皖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覲皖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

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

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

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

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蘇氏

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

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

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

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

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

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

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

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

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

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

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

謂為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求貪也○毛氏曰臧

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忤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澁涉澁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葉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

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滕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澁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儀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砥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有瀾弥尔反濟盈有鳴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毛氏曰瀾澁也盈滿也鳴雌雉聲也由軒以上為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

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
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
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
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
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
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
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
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
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雁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婦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
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蘇氏曰昏禮自納采
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婦妻使之來歸於已謂

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
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揚傳云不逮秋冬則以
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
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
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
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蓋蕃育之法
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
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
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
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
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
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度士亦然而
况於人君乎
招招嬰遙反舟子人涉印五郎反否人涉印否印

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婦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鼃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對字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采者蔓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蕒菁幽州人謂之芥菲

似菴莖麓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釋文曰艸木疏云葑蕒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曰夫婦之道賢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繹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薺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艸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氏曰我行繹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

故天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葉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謔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閭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濁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止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厲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惶恤我後

毛氏曰涇清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筭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

晉陽縣至京兆北治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
 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汙○毛氏曰屑潔
 也逝之也○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戲人掌
 以時戲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闕空
 以筍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郭水空中央承
 之以筍闕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
 濁而濁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
 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止自湜湜以言其惑
 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止謂未
 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
 而與之也○鄭氏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歐陽
 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言棄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
 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濁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感
 於洲渚淺處視之濁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
 述士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
 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
 亡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
 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
 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
 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
 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
 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
 里鄉黨莫不盡其趨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

此凡鄰里之有吝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
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惱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
用不售市救反管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芳
服反既生既育比于毒

毛氏曰惱養也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
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
養而反以我為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
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
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張氏曰管育恐育鞠而下言管者相與
為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
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
蓋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

不我惱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
有洗音尤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管
者伊余來既許罷反

毛氏曰旨美御御也洗洗或也潰潰怒也鄭氏
曰洗洗猷潰潰猷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

也○毛氏曰暨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
禦冬月之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
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之無耳
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之無之時也人
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
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程氏曰詒我以或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氏
曰君子葉絕之曾不念我之求息時也追言其

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奔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啜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

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濡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衛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辰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闕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踈闕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闕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感而密既長其節闕而踈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為曰狐裘蒙普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裘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有聾恒多笑故也朱氏曰褻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

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
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敘而不迫如此
其人亦可知矣陸璣州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
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
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
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褻然如或克其耳其後
衛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璪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
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
侯宜知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

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雜於佚散
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
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
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
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千羽為萬舞孔氏曰萬
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或舞用于威禮
記曰朱干玉戚見而舞大舞文舞用羽籥籥師
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俛俛容貌大也○
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
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
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
容貌美大俛俛然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
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者或舞之別名也

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
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
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太籥言文或二舞俱入
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太其有聲者故太
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為或舞
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或舞
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
邪左氏載攷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
不應獨用或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

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
秉翟音力反赫如渥於角反楮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
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

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
曰籥如笛二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
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為之辰三尺赫赤貌渥
厚清也公言錫爵祭有昇輝胞闈寺者惠下之
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
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或也執轡如
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
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鄭
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
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尺中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桌屬其于小似柿
子表皮晁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

炎云本艸云苓今甘艸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艸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夫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婦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衛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也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思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豸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豸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云城之百泉也漢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豸然之泉水則亦流

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釋文曰必韓詩作秘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涕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涕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始先生曰

姊○王氏曰涕稱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

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

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胡瞻反還音旋車言邁邁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

脫其牽將行設之○釋文曰牽車軸頭金也○毛氏曰端疾臻至也○艷氏曰瑕猶過也張氏

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

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怨之辭也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爾雅曰歸異出

同日肥○艷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屈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

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
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
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
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
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
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短反且貧莫知我艱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
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

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此門背門

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
門而有所感心為之憂慙然蓋出北門背明
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

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氏
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適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
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蘇

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適
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

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
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

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望於衰世則室家日見
而有不如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申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推狙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推
沮也○釋文曰摧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公焉

程氏曰敘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公乃述當時之
事然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
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公之不速故其
辭迫切其虐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旁音康反惠而好呼報

反我攜手同行其虐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
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
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
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
殺害萬物故以興雩盛貌惠愛也○程氏曰虐
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
氏曰只且語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
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
所好公而避之○艷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虐
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爾雅作其虐其徐

北風其嘒音皆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
同歸其虐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嗒口卷朕貌霏甚貌晨樂劉氏曰嗒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異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異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辯哉觀其為政之繆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公則是不辯狐赤而烏異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賢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抱反音踟直知反踟直諫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濃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

然後可安○張氏曰後宮西北邃城隅埃我幽間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

宮城隅者後宮幽間之地也女自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

隋得江左本佻靜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佻儂而不見說文曰儂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儂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赤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

之瀼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瀼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目目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娘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瀼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美徒兮反洵音荀後故此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艷氏曰洵信也○張氏曰

自牧歸美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艸木根

芽毛氏曰美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

因以贈夫人也歸美以備齋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

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
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
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
有所據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瀼
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
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
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梯鄭康成易作美然則
所謂美者凡艸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宮獻
新物於君所歸之美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
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
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遇反之國人惡焉路反之而伋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望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望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瀾瀾莫尔反蕪婉之求蘧音渠籛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

毛氏曰泚鮮明貌辰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氏曰瀾瀾盛貌蕪安婉順也蘧籛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蘧籛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

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也尚可謂之人歟蕪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

妻來嫁於衛本求蕪婉之人謂伋也反得蘧籛謂宣公也○說文蕪婉作暎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蕪婉之求蘧籛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指地也殄絕也蘇氏曰

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浼浼浼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蕪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

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蘧籛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蘧籛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

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事相為于偽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佗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劔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

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公之伋曰君命

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

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

汎汎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

艷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

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

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

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

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

也是以怨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

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諫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

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也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藏南學

